



讀史漫錄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唐玄宗至憲宗

祿山之入陝洛送死之勢也北有李郭常山之
兵以斷燕雲之路南有張許雍丘之守以扼江
淮之衝祿山盜據東都止有汴鄭數州西向而
求逞惟潼關一路耳而哥舒翰以二十萬之師

據其盤要何止一泥丸之力乎然一敗塗地不可復守者何也揚國忠為之也天下以祿山之反由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祿山起兵又以誅國忠為名國忠大懼翰以賊兵遠來利在速戰官兵據險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禽也而子儀光弼亦請引兵北收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召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待不可輕出使玄宗能用三人之策賊如在四面網如釜

中魚爾乃國忠疑翰謀已請令進師趨戰
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拊膺痛哭引軍出關而二十萬之師遂為魚肉矣以一邪臣之害坐失萬乘之國安危在所任不信然哉

安祿山之反國忠激之也哥舒翰之敗國忠成之也國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貴妃耳一婦之寵至於亡國清平調詞名花傾國之語殆其識乎天子一怒千里流血蛾眉一笑萬里流血天生尤物端有以矣方玄宗西幸皇孫妃主多不能

言身法錄卷之八
從杜詩哀王孫之謠蓋實錄也馬嵬之變視貴妃之死而不能救所謂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邪

肅宗恢復固李郭之功亦顏真卿張巡之力也何也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之於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於睢陽而遏其旁出彼安史者退不能保有幽燕不能南畧境土襄回孤城無所倚傍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於靈武李郭以河北之衆返旆於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顏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不但以身殉國天道人事而已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其事肅宗於靈武調給軍旅匡濟多艱恢復之功為中興第一又能事君以道長善救夫有古大臣之風如肅宗恨李林甫欲殺諸將發塚焚骨泌曰上皇有天下享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羊妃之故內慙不釋萬一感情

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
肅宗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
使先生言之也他日又欲立張良姊為后泌曰
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至
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早晚旬月之間耳
此二事者真有大臣之義使聖賢處之不過如
此惜乎武德貞觀之間無如泌其人者調停於
授受也

江左袁氏自劉宋以來世為忠臣如袁淑死節

於元克袁覲盡忠於子勛袁昂矢節於齊朝袁
憲竭誠於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瑯琊王氏
奕世台鼎而歷代佐命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
王儉佐齊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克王亮皆為
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刺史袁誼恥與王氏
為伍嘗曰所貴於名家者謂其世篤忠貞才行
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以
此觀之闕闕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為人所宗不
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唐時諫官言事先白宰相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皆李林甫所立也肅宗即位盡革其弊且令宰相分日秉筆及承上旨決旬而更皆懲林甫國忠之專而然也唐時宰相之權本不甚重首揆之地亦不得專惟林甫顯橫日久又以陳希烈易制故得擅主執國莫之敢指非相沿之舊故更之易爾秉筆承旨旬日而更則權有所分勢無偏重救敝之善方也

賀蘭進明言於肅宗曰晉王衍為三公祖尚

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虛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進明之意則私矣然其比瑄於衍則不易之見國家艱難多事之秋須得持重深謀之人可以濟事若以喜事之心而附以好名之黨必無幸矣

唐自中葉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衙已而藩鎮扈跋恩命隆渥三公使相所在相望迄於五代遂為定制名器之濫

莫甚於此矣宋時以臺省侍從大臣罷政出為知州部寺庶官出為知縣猶有此風然其意則以重臣出牧革藩鎮之權迹雖相似而意不相蒙然亦非體也

玄宗至蜀以四子分總天下節鎮命肅宗為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北河東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永王燁充山南嶺南黔中江南節度大使出鎮江陵此時靈武之事未聞內禪之詔未發也諫議大夫高適嘗諫其不可而

不見聽玄宗之意以為天下已失其半衆建強藩以固根本即有得失不為他人所有耳然以生長深宮不更人事一旦擁甲兵之盛據形勢之都謀臣策士遂為借箸而籌請其東據金陵保有江表而江淮之間又成異域矣豈非明皇之失策哉大抵永王之在江南猶肅宗之在靈武肅宗正位儲宮大分已定永王既聞新詔解兵還朝可也而觀兵擅出敕召不從大逆明矣方其舟過潯陽掠李白登舟白於此時或亦欲

如李泌之在靈武乘時蒞會建立功業而不知
岸移舟轉事機已不同矣順逆興亡較如日月
而幾微之辨豪傑之士有不能決者君子於此
不能不為自惜也嗟夫據已成之勢探未成之
迹故竊鉤者誅耳有如玄宗在蜀兵力強盛屬
有讒人交構其間安知靈武之不為江陵有如
永王據有金陵興復江左西向請命奄有大號
安知江陵之不為靈武則白與泌之順逆吾不
知其異也事顧成敗何如耳

李泌之於肅宗可謂遇矣用則未也方祿山據
洛陽泌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
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
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
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
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
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
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

言文法錄 卷之八
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來春命建
寧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
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肅宗能
用此策則祿山思明一舉可殲也而為張良姊
李輔國所間謀不得用卒致兩京再失亂略未
遏可勝恨哉如泌所畫千載之後虜在目中而
促膝之談不悟庸主天下事何其難論也

肅宗既復長安即日遣使入蜀表請上皇東歸
仍乞退位東宮以修子職表發而李泌入見曰

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曰理勢自然上曰為

奈何泌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

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

孝養肅宗大悟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及初使還

上皇語曰予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

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避位表旁

皇不食即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

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天

下事理本不難料有見識人極看得到

肅宗既復兩京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
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
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然後收繫大理以
李峴呂諲議其罪狀諲器以為諸臣背國從偽
準律應死而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
逃生一槩以重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
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
之心也乃以六等定罪達奚珣等十八人斬於
狝薶陳希烈等七人皆賜自盡此於法亦是矣
然當時人情皆以諲器為刻滯而峴以平恕獨
得美譽此可以觀士風矣天下之事有當平恕
者有不當平恕者夫人有小過無大逆罪疑惟
輕此當平恕者刑故無小人臣無將此不當平
恕者如公卿大臣受恩深厚一旦因宗社不守
改節從賊受其偽爵甚者為賊所驅及戈內向
此不特故與將也此而可以平恕亂臣賊子將
接迹於世矣唐人倫理不明綱常素紊大節所
在視如汎常何怪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或曰

先武不燒通賊文書以安反側乎曰不然擾攘
之秋招携懷遠人君之度也順逆之際正名定
法人臣之禮也不然見無禮於君父若將容焉
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故予以器與誣所見為是
峴之調停非也或曰群臣陷賊者聞廣平之赦
則恨其失身聞希烈之誅則悔其歸順峴之見
不有徵乎曰不然天下事先論義理後論利害
歸順之機事在一時討逆之法事在萬世若使
綱常不正倫理不明即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也况可以為治乎其解在衛侯之贖胥靡以左
氏也

唐之觀察使即今按察使之名而巡按御史之
實也然其變置亦屢矣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
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
龍二年置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
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為
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寶末年又兼黜陟
使乾元元年又改為觀察處置使蓋皆以朝官

言身法錄卷之八
為之而藩鎮大使皆在所察之中其後藩鎮日
盛而觀察之權遂輕矣

自漢以來與外夷和親皆取宗室家人子號為
公主以妻夷酋至唐肅宗時以回紇可汗有克
復兩京之功遂以幼女寧國公主出嫁而遣親
王宰相送焉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
天子為之流涕而還不幾所謂涕出而女者哉
堂堂天朝以女妻犬羊首足倒置未有甚於此
者一時詞臣應制奉和聲之歌詩至謂那堪將
鳳女還以嫁烏孫之句千載讀之猶為憤悒其
時公卿王將何獨無心不意太宗高宗混一方
外不一再傳而國勢之弱至於如此誰則使
李揆乾元中賢相也如論止皇后聖號及調停
儲宮大有關係唐家宰執如此者正不多得乃
呼李輔國為五父何也立身一敗百美莫贖可
不畏哉

玄宗逼遷西內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
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逢州長史當

時宰相元勳坐視上皇之遷魯無一語而魯公
在九卿之列乃率百寮上表秉均之人不可以
愧乎乃坐視魯公之貶無一言以救此何也也
鄴城之圍光弼欲近擊思明於魏而朝恩不從
故敗邙山之戰光弼欲陳兵於險而朝恩不從
故敗以一闔豎之操縱而再喪十萬之師國之
不亡者幸也然不以覆師之罪罪朝恩而再罷
李郭之將何以說焉

輔國為兵部尚書宰相朝臣送上馬監供饌太

常設樂驕縱日甚求為宰相肅宗患之密謂近
臣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薦不得與使
密止之夫以天子之勢而制於家奴之手勾陳

左右隱如敵國門生天子之禍蓋權與於此矣

李輔國與張后表專權在權既節乃更有隙張后

欲誅輔國反為所殺代宗以為有功尊為尚父
封以郡王輔國日益縱橫上不能堪乃使盜入
其第斷其首而去此何刑也張后得罪上皇法
所當誅然非輔國之所得弒也輔國賊殺母后

法所當誅然非盜賊之所得殺也殺其母而樹
功於子無倫理矣誅其臣而假手於盜無紀法
矣無倫無法何以為國

代宗借回紇之兵入討史朝義德宗時為雍王
以元帥往見可汗責其拜舞叅佐力爭遂引魏
琚韋少華等各鞭一百而死此等景象尚可借
其兵入討乎杜詩有云莫令鞭血地重濕侍臣
衣即此事也琚等皆侍從大臣出充親王叅佐
為夷酋鞭死自古以來無此異事而唐之將相
恬不知怪是何心哉

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
其實不過諸道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膽
而引其威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爾未
必皆回紇血戰之力也然至賊巢已傾平行無
阻彼亦縱兵大掠所至一空甚至折辱親王奴
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之於夷矣亦何益
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瑕利則徼厚名
為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愚為其所笑後世有

借夷裔之兵以靖邊圉者不可以戒乎

唐初開拓邊境地連西域開元以來置朔方隴
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
丁壯為戍開屯田設塩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
及安史之亂邊兵精銳者皆徵入援所留兵弱
胡虜吞食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於是
河西隴右之地盡為吐蕃所有自臨鳳以西皆
為左衽而關中之勢孤矣其始也搜心腹以奉
肥膚而域內為之空其既也剥皮膚以救臟腑
而外方為之敝故善為國者務實其內不務廣
其外可也

安史既平僕固懷恩留其降將分帥河北自為
黨援朝廷厭苦兵革苟幸無事因而授之於是
薛嵩據相衛邢磁洺貝六州為相衛節度使田
承嗣據魏博德滄瀛五州為魏博節度使李懷
仙據范陽盧龍諸州為盧龍節度使李寶臣據
恒趙深定易五州為易定節度使李正己逐侯
希逸據淄青齊沂密海六州為平盧節度使皆

言史通鑑卷之八
收安史餘黨各擁強卒數萬治兵完城置署夷
將不供貢賦兩河之地曠若異域而朝廷不能
制也方代宗時郭子儀為河中節度表請盡罷
藩鎮仍自河中為始使朝廷能用其言喪亂自
此止矣而猶豫遲迴莫為決策坐失兩河之地
當時宰相元載杜鴻漸諸人也

唐之失國皆輕舉之過也祿山未過潼關而玄
宗即出幸蜀吐蕃甫至郊畿而代宗即出幸陝
變真一動都邑蕩搖賊衆鼓行而入如過枕席
矣如宋時契丹之寇從王欽若陳堯叟之言出
幸吳蜀則南渡之勢不至靖康而成矣關中之
四塞非弱於汴京之四達一夷之兵力非盛於
契丹之掃境而安危之機制於頃刻是以觀寇
公之功謝安以後一人而已唐則陳玄禮魚朝
恩程元振掌兵於北門杜鴻漸元載秉鈞於朝
著雖有郭李之將能効焦頭爛額之功而不能
伸曲突徙薪之慮即寇公當此時亦一顏魯公
而已嗟乎後之籌國者遇有非常之變其當以

安石準為法可也

魚朝恩判國子監執易陸高座講鼎覆鍊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人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恩竟為載所奏而誅其驗矣荆卿所謂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其實奸人陰險機械甚深其狀往往如此非立情之正也

唐自武后以來世世奉佛至代宗時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法代宗遂深信之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京畿良田美利多

歸佛寺中外臣民承流相化遂以成俗浸淫至於憲宗其風益盛此佛骨一表所為砥柱狂瀾也其尤可笑者代宗飯僧禁中有寇至則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此謂折衝經頌之間運籌幢鼓之內也不亦愚而可笑邪風愆之訓載在經典固有已知此矣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然其行藏始末有不可解者方其贊畫靈武以白衣入侍坐致匡復之功事定功成飄然遠引不俟終日固已翔千仞而

凌倒景矣及代宗在御召入禁中為之娶妻賜第擬於俗人一掛世網俛首受爵今日隨陳少遊為之長史明日隨路嗣恭為之別駕及元載既誅召還京師又以常袞言出為刺史刺州典郡隨牒東西坎軻間關無地自容一何鄙也當代宗欲使為相泌自言絕粒已二十年矣誠如其言則泌於婚宦交遊皆已視之慮表自如不繫之舟而以人主一日之寵遂盡棄其苦修豈人情執意者泌不能忘世而又不能忘名不能忘身為世名所縲而迹為天下所窺也其不得與子房並稱有以夫

唐時宦官之權人主不能制人臣得而除也何也陳玄禮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皆典領禁兵屯宿外苑而不甚供奉左右故其進見有時故當其握兵據寵人主雖甚厭惡亦不敢訟言置法以挑禍變然而不在左右故外廷之臣得以乘間入奏設法驅除以彼無憑社之勢而此無

忌噐之虞也元載之誅魚朝恩惟結其左右親將離其羽翼然後與代宗密計於寒食內宴禽而殺之使其常在左右布列腹心君臣之間一有言動無不與聞則宰相之謀何由而奏即有秘議先發而洩矣彼時宦寺之權雖盛其防尚踈未至如後世之密也

代宗知李泌之賢以其不容於元載而匿之於外鎮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也知元載之奸布置方畧八年而後誅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後車之載自決夢卜何人之能聞兩觀之誅不俟七日何時之可瀕其優柔不斷如此尚安能保泰持傾以固不拔之業哉

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委曲從之此無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渾瑊鎮河中時奏事不下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忠

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實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
處何如承平之世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
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於朝廷體不同
也

魏博拒命李寶臣上疏請討連諸道之兵屢敗
其衆承嗣奉表請東身歸命此時諸道同心為
國共圖有終則河西之勢未至跋扈也而為一
中使所壞可不恨哉朝廷嘉寶臣之功遣中使
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緡承倩詬詈擲

中寶臣慙其左右王武俊因說寶臣使釋
寇以為已資田承嗣因其間隙使客行說使鄆
恒相攻釋魏博之憾而寶臣遂玩寇不討與承
嗣合矣垂成之功廢於一旦入彀之虜出而復
張是拯人者何物哉

楊瑄為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袞為相
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有當省者有
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
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

其常俸而使之乞貸於外官是闕其請托之門也法為中人而設已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汙不可保也是啟其賕賄之端也故原思為宰而不受祿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已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為也

常袞獨為宰相郭子儀朱泚雖列相銜不聞朝政及袞奏貶崔祐甫疏列二人名代為署奏想皆舊例也及二人表救祐甫德宗問卿向言可

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為欺罔大駭遂罷逐之此等體例近世尤多有之長官署奏僚佐不見而列名者有之府部會議別司不見而列名者有之及有譙責讓譴以次連及而屬草定議未嘗與交一言固相沿之例其實非法設有人主駭問如德宗事何以措對當事者皆須照管不可以粗心浮氣隨積習之弊謂為當然而已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及

第五琦為度支患豪將求取無節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校其盈縮而宦官蚕食其中盤結根蒂牢不可動皆琦一言之所致也及德宗即位乃從宰相楊炎之請皆歸左藏一用舊式天下翕然稱之初政之美可謂英詎矣已而瓊林大盈私藏日積厚亡之慘幾於喪國又何其不承權輿也夫公利之主以內帑為外藏而普之於民好貨之君以外藏為私帑而歸之於盜相去遠矣何德宗以一人兼之而自相矛盾邪

天下事有勢成而不可返者即約之以法亦無益也唐時初置戶部領天下錢穀及設度支轉運諸使而金倉二部幾為冗員楊炎正之是也然其時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天下錢穀無所總領而二使復為炎之變非不善也然不可反者勢也故作事議法在慎始爾祖宗立法皆有深慮自有大壞極敝不可私更非謂變之難也

謂復之難也

夷狄慕効中國即衰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
朴厚驍健無敵及登里可汗受唐賜遺始築宮
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
而虜俗亦衰寢弱之勢成矣故中行說在匈奴
得漢錦繒皆馳之荆棘以示不用彼於其虜謀
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甘飲食與中國無異
即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哢哢然以啗虜為失計
豈不迂哉

祿山之亂明皇出奔諸王妃妾多不及從德
宗母沈氏為賊所得代宗既復東都復得沈氏
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德宗即
位遣使分道訪求竟不能得乃刻日發喪追上
尊號其實沈后存亡尚未定也以天下之大而
不得事其母以天子之母而不得明其迹從古
人以來未有如此之辱者矣然則何為而不得
曰不敢出也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

言史通鑑卷之八
近日塞上修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
為先其名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
能永逸則必至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寧不能
永寧則必至於再費是以為節省之名遺大費
之實也計之左者矣

郭汾陽年八十五而終當肅宗即位提兵討賊
已近六十矣自是恢復兩京歷事三主天下以
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向使僅得中壽則朔方
一老兵爾人不可以無年如汾陽之晚成亦僅

見者凡

址在安西自吐蕃隔河隴隔絕不通幾十餘年
李元忠郭昕閉境固守賊不能下至德宗即位
乃遣使奉表間道歷諸胡回紇達於長安朝廷
嘉之皆賜爵為王昕者子儀之母弟子也一門
兩王功名赫著可謂難矣

建中兩河用兵度支不繼乃括天下富商錢出
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及括僦櫃質錢總其所
得緡二百萬緡而長安已空靖康人攻汴盡括

示師金帛以奉虜營下至倡優簪珥無不搜括
共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都城已空此
何策也以長安汴京之盛物力豐鉅風俗侈華
而所得止於如此况後之都城不及唐宋萬萬
者乎大抵都輦之下必資富商大賈以為膏腴
平時文物畢靡可飾太平萬一國勢至此即出
注下策猶可救須臾之急乃爭以法家文吏
之見動有刻削使之不得安業甚者為近侍邏
索所調持其陰罪一舉而籍之一百緩急將何

所持乎夫括富民金帛以救急難與饑人相
緩須臾之死等爾并此無之則坐而待斃也

兩河蕃鎮六國之形也而淮蔡為之要害蓋其
地在天下之樞西跨鄆郢宛南連江黃梁楚之郊
盡為寇壘於是東南轉輸由汴河而上者阻於
北道由漢沔而上者阻於南方而關中之吭喉
塞矣故淮蔡之間腹心咽喉之地也夫以河址
為燕趙魏博為魏淄青為齊淮蔡為韓與楚則
唐安得越賊境而有江南哉是其勢與全秦等

而不能制山東之死命秦以關內為域無所仰給於外而唐都關中以江淮為外府失之則無以為用也

唐時諸道兵調發出境仰給度支本道糧仍給其家即今之行糧也建中北討魏博四道之兵環魏而軍南討淮寧十二道之兵環蔡而軍皆仰給於度支月費錢百三十萬緡於是常賦不供而培克之政成矣夫合天下之兵以守二城出縣官之財以食諸道自漢晉以來未聞如是

之調度也是坐而自索爾

唐之中興也文臣為天下所嚮慕者惟顏魯公

一人武臣為天下所倚重者惟郭汾陽一人然

皆不能用也汾陽既復兩京出入將相急則付

以兵柄緩則置之閑散猶且為朝恩元振所持

幾於不免故位秩雖隆而未為用也魯公歷事

三朝優遊列卿未登樞要猶且為元載盧杞所

陷一免而再不用以死於賊此不但不能用亦

不能容矣假使肅代以後內則以國家大事付

之魯公則姚宋之業不足再成外則以兵戎之
寄付之汾陽則英衛之勲不足再見何至一幸
陝東再幸奉天土宇內裂疆圉外感以至於不
國乎夫賢才之生使其終於下位不見知於世
主則亦已矣業已貴為王公爵列卿相而有謀
不用有才不施可以繫四海之望而不見倚於
朝廷可以服四海之心而不見容於時宰天生
豪傑亦復何心而使至此也

河北拒命淮蔡阻兵唐之國勢有亡之形矣

林以介之士緩頰疆藩招來趙魏離散燕齊

其揣摩押闔之機不及戰國策士而一念為國

之忠則遠出其上矣方燕趙連兵而武俊朱滔

內已有隙林奉抱真命入武俊之壘說之歸化

以片語卑辭折服其心及朱泚僭號林復往說

武俊遂攘袂興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

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馬燧結為兄弟西引

澤潞南連魏博而滔為儿上肉矣故奉天之役

唐幸而不亡者以河北之不從賊也河北之逐

正以賈林之說也以儀秦之術而成魯連之功
林亦義士也哉

唐至中葉禁旅單弱初神策軍使白志貞召募
禁兵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
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及涇卒之亂以五千人
入都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而車駕遂出奔
矣以九重之居一卒不守五千亂卒入掠宮苑
如涉莽蒼至使萬乘蒙塵宗社失守何為至此
極也承平日久上無天子之威下無公卿大臣相與裨

三夕之安坐視中涓蠹國殃民而不知
其何故有不測遂至狼狽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此豈惟古有之哉

李元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此將李日月力戰城
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而
云德宗撫其身而哭結蒲為首而塋之朱泚見
其首而哭結蒲為身而塋之忠義之士即寇敵
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
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

文苑英華卷之八
三十一
覽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千天誅即父母亦
爲西人之事出於一時可爲萬世勸戒矣
聖賢素難蕭復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寃惑宜
禁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
是復情偽相混忠邪靡分極中德宗之病蓋人
多疑而能考證好察而肯斷決縱有所枉必
有所伸惟是疑而不明好察而不辨則下情
不得盡而衆志益不能一非御下之方也
亦足以神策之臣

與朱泚通謀餼戰期乃奏曰諸軍糧賜薄
策獨厚欲以激怒諸軍德宗以財用方窘力不
能給又恐逆懷光意諸軍缺望乃遣陸贄宣諭
懷光欲晟自乞減使失衆志乃曰將士戰聞同
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不言而顧晟晟曰
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撫而已至
於增減衣糧公當裁之懷光默然而止蓋使減削
之議出於晟口則士心怨晟而晟之事敗使減
削之議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

矣片語轉移而勝敗之形決於俄頃事幾之所
係大哉

朔方將士自天寶以來皆為郭子儀輩所統號
為忠義及李懷光謀反三令其衆不應竊相語
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
死不能從也及李景畧力諫懷光至於頓首流
涕懷光不語遣景畧去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
意此軍陷于不義此毋論順逆之勢第將士不
忍倍唐以力強而使之叛則必敗之形已見矣

一矢未發狼狽而走豈非天奪其魄然我方懷
光及時其將佐張文裕諫曰功高太山一旦棄
之自取族滅富貴他人嗟呼此數語者亂臣賊
子可以悟矣

奉天匡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第無論帷幄之
中密移默道皆成敗所關即軍機之運有不動
聲色而制虜目中者方懷光與晟合軍逗撓不
進其情已見矣使晟不與分軍則為懷光所制
身之不保功於何成於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

而贊諂懷光以片言質得其意指即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由已而懷光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為矣此其功為何如

盧杞之奸邪更僕未易數第舉一二事德宗幸奉天或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杞切齒言泚忠貞群臣莫及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崔寧以威名宰相追及奉天德宗撫勞有加杞恐其得政令王翊陷之誣其與泚約為內應而殺之何杞之好泚而惡寧也至於懷光

及人行在不得一見天子怏怏失圖則誰而厲階乃曰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必何如而後覺耶

帝王之業難成而難敗以其布置遠而規恢大也安史之亂顏真卿賀蘭進明阻之於河北而斷其歸路張巡許遠扼之於淮北而杜其旁趨然後李郭之兵出入河華犄角而拒之彼安氏者株守洛陽如檻猿籠鳥安所往孰奉天之難以討賊克復於外則有李晟渾瑊以運籌贊畫

於內則有陸贄以連結趙魏而繫朱滔於河址
則有李抱真以輓粟帛而通運道於江南則有
韓滉彼朱泚者坐守孤城懷光徘徊河中無出
決戰而二虜已在釜中矣故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萬間之厦非一木之支彼斬將擐旗摧鋒
陷陣以角一日之勝見匹夫之勇者惡能與論
得失哉

懷國懷恩之反駘奉先之疑激之也李懷光之
反孔巢父之迂激之也奉先官寺之流本無

足責巢父有賢者之名不達事變誤國殺身可
為迂措大戒矣雖然懷恩非奉先亦反懷光非
巢父亦反反遲不如反速何也二人者有功於
國召之使來必且固要爵賞雖傾帑藏不足以
資用而為小人所構必且復反正使克平勞費
百倍故激之使反蹴之速斃未必非策也然此
兩人者非能知此直是庸妄不達事機耳

李晟之誅田希鑿李泌之逐達奚抱暉皆以片
語諭之制其生死此非人所及也朱泚既死希

鑒猶據涇原晟以巡邊為名直至涇州與之飲
宴即席引為亂者三十餘人斬於轅門希鑒時
尚在坐晟乃顧曰田郎亦不為過以親知當令
身首得全希鑒曰唯遂縊殺之一軍股栗無敢
動者抱暉殺其主將據陝求節乃以泌為運使
單騎入城召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自今
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得入故旬汝
餘生為我齎菽幣祭前使慎勿入關自擇安處
抱暉遂亡命而去二公以片語之威勘定大難

易於反掌此何等威畧也晟久為大將其兵成
權力希鑒所知無所逃死宜也泌以一使之任
入不測之軍斥逐驍將如此小兒不亦難哉今
人動談古今視天下事若易然粹有一卒操戈
狼狽而竟不能自存於此何如

李晟典方鎮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予竊慕之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勲德所
宜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
失不言何以為臣此大臣之言也人臣位至卿

相若視國家得失漠不相關真不忠之大者豈
若一官一職各修其所守即足塞責者比耶

李晟張延賞之隙起於一十
高洪自適延賞帥蜀
既平欲用延賞為相
是後二君皆有失焉
乃以一女子故失使將之歡萬一禁旅有變
起於此延賞之失也晟居成功之際地在
危乃以一女子故修怨於張要挾君上寢其宜

命亦無禮矣此晟之失也至於睚眦着胸
牢不可解則延賞之機深而晟之中淺矣

唐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以國事讓其弟曜
身留宿衛且三十年有子曰銳生長長安王曜
上書以國讓銳天子遣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
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乃
止弗遣夷狄之君而有夷齊之讓亦一奇也
夷虜之猾黠自古然矣德宗時吐蕃相尚贊結
入寇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

言身法錄 卷之八
當以計去之故其入鳳翔之境秋毫無犯以兵
抵城下曰李令公使我来何不犒師於是晟遂
為張延賞所搆又卑辭厚禮與馬燧請和以全
軍得歸歸德於燧於是燧為德宗所疑蓋欲間
晟與燧而執瑊爾及會盟之所既敗瑊使免而
晟燧二人皆為所間而罷校夷之謀如此其謫
唐亦愚矣

李晟為張延賞所搆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
荐延賞為相且為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懼
哉此數語切中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
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寬內忌機械
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
磊落肝膽照人即有不平一語而解何至如晟
所云顏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謂有如此
吐蕃之請和也李晟韓滉以為可擊而馬燧張
延賞以為當和蓋張馬皆與李有隙欲反其言

也德宗以猜忌之性入離間之言始也罷晟而信延賞繼也智柳渾而疑遂反覆墮敵術中而不覺矣彼延賞者徒以睚眦之隙施媚嫉之術使諸將解體勅敵得志幸而天心厭亂爾不者誤國之罪豈在盧杞下哉

李懷光之功為盧杞所抑而反李晟之忠為張延賞所中而罷此二人者忠悖不同也其於安危之計間不容髮則有幸不幸爾李泌一言而韓滉得安江淮百萬之粟致於闕下十五州之

地安于覆孟君子小人之效亦較然矣而世主不悟謂之何哉

清水之盟李晟柳渾所料同也未盟之先疑晟而不疑渾既敗之後智渾而不知晟所謂賢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也忠臣之事君滋不易哉

德宗欲分宰相之任以軍旅糧儲吏禮刑法各屬一人李泌曰不可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

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鄴侯此言與陳平錢穀刑獄之對相為互發可謂識相體矣近代以首相掌銓曹次相掌憲臺所謂侵有司之事非政體也吏過兵過者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皆過門下有違失則駁正六押者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分押六司故云彼時給事舍人之職其重如此

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紇即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薦食

西郊回紇跨有漠北馮陵上國虜運之種長春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與中國同風即朝廷賜書宣諭皆修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群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遽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闡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逃入其境為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遠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梗化方為寇敵中間往返亦自不易惟至開關通好混為

一家道路既開譏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調之奸得遊我闈矣然則闈出闈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慎也

貞元三年有妖僧李軟奴結禁衛作亂上命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吾族滅矣李泌聞其故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請付廷推以安人情朝廷之臣無連坐者泌之舉有益於朝政大矣然古今事機概可想見國家

有意外之虞興起大獄若皆付之法官必無有濫乃不付外廷而使中人主之勢必株連蔓引流毒縉紳而後已此不可不防也晟以上相元勳處危疑之地當讒譖之交一有舉動易於牽連安得不驚懼哉

德宗好財又當空乏之會每於諸道節度有所宣索一日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值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請不受

言身錄卷之八
三十一
貢獻及罷宣索臣請歲供宮中百萬緡已而淮
運錢帛二十萬至都泌悉輸之內帑司馬公以
為泌欲餌德宗之慾而豐其私財是啟其門而
禁其出也此雖正論其見迂矣天下之事決塞
有機小有所啟則大有所閉否則一決而潰所
傷多矣當時兩河藩鎮陽奉正朔淮蔡之間明
阻王化豈可以求車之令與問鼎之心故貢獻
宣索之罷否乃治亂安危之機不但崇侈殖財
為君德之累而已故泌之豐其私財正所以塞

之也何司馬公之見不及此耶

貞元四年咸陽有人上奏臣見白起云正月吐
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已而吐蕃入寇為邊
將所敗上欲立廟祀起贈以司徒李泌曰臣聞
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
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
重請贈兵部尚書上咲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
泌之諫是也惜其辭有未盡者起以坑殺降卒
毒流萬世據佛經所載數世之後尚在地獄詞

雖近誣理則有之死而無知咸陽所見妄也死而有知起之累劫孽報無可疑者安能為異代之主扞禦邊陲乎且列國之將不可贈以三公尚書天子之卿獨可贈邪總之古今官名原不相蒙起但知大良造為高位武安君為封邑安知千載之後何官為尚書何官為司徒而以是贈之不但誣神亦誣起矣此等舉措皆如兒戲以泌之賢猶不了此習俗之所敝也

李泌以徐州當江淮漕輓之衝地隣李納為所不乃以張建封鎮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其下無不畏悅故能保障江淮以通漕運亦一時賢豪也

董晉為相慎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晉之相道未知何如其時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揆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為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為相者有所不得於上惟恐

人知有所得於上惟恐人不知有所怨於人惟
恐歸之於己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於上故人
主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播之
而不隱此其常也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
充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溫樹之對慎重不泄
有之此道則未知也

李泌一代才也無論左右肅代治亂持危中興
之功卓然第一即相德宗時數事皆關天下大
故而以片言決筴較如列眉至今讀之了然如

見試舉一二如安西北庭控制西域諸國又分
吐蕃之勢使不得東至要害矣吐蕃既平朱泚
即請此地德宗即欲與之賴泌力諫而止又如
德宗反正之初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西河
淮蔡皆為異域韓滉掌東南財賦以供京師為
浮言所間不能自保此向背之機也泌乃力陳
其忠請旨宣諭使滉感悅流涕自臨水濱發米
百萬而六師萬姓之命賴以不隕此何時也又
如李懷光阻兵河中伏誅無日達奚抱暉據陝

城以應之淮江運道水陸皆絕此扼吭之形也
泌以單騎入陝叱抱暉而遣之如驅雞耳而河
中失援運道得通不待臯懷光之首而都城已
在枕席矣又如馬燧李晟既成大功為德宗所
忌張延賞搆之於中吐蕃間之於外二臣一不
自保則內而藩鎮納款者將人人自疑而吐蕃
之間得行益輕中國非但君臣恩禮之不終也
泌乃危言定約使其上下相信二臣得保其終
而國勢因以不搖何利如之又如天寶以來一

域使以河隴既陷歸路阻絕仰給長安不勝其
弊此夫蠹也泌庶其有田宅者四千餘人隸天
策諸軍使為將卒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又如
德宗止有一子乃以郅國之釁欲廢之而立姪
此何等大事而當時勳舊之臣無一敢言及者
非泌苦口切諫開悟上心至於流涕闌干洞知
冤狀則瑛瑤之禍復見於貞元矣又如德宗以
陝州之故心恨回紇而泌欲借回紇之力以圖
吐蕃上心必不可解也泌以辱少華之罪歸之

已死可汗而以德宗之辱歸之少華於是上心洞然無所復惑遂使兄弟之國化為臣妾寇敵之域變為和親而吐蕃從此服矣三帝謀臣察相論議於中猛將宣勞於外豈不有所効而動中肯綮力轉樞鈴明白正大為不可易之論宣公以外鄴侯一人而已唐史舊傳毀之太過以為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又謂好談神仙詭秘為世所輕蓋謗書也總之智畧才識高出一世而以機警辨博頡頏世資則誠有之受知三朝職

親地密而低昂毀譽無所依回招充取謗固其所也其不及留侯品也非才也

唐時親王出長州郡入為列曹不知與部使長官禮體何似又其時宰相罷政無致仕者內則布在列卿外則開府節鎮宋時宰執賜罷出為知州通判不知爾時禮體何似漢時宰相罷為九卿然不出為郡也總之於古制遠矣以王者之尊不聞政事可也而夷於諸吏之間以宰相之重罷歸故里可也而置諸卿校之列此非所

言史漢金一
卷之八
以尊尊貴貴矣其於國體不少損乎 本朝宗
王之體下天子一等三公以下皆拜伏如禮然
不聞政事也卿相得罷即懸車而歸不改其官
雖無祿養之資可以自贍而官名禮體亦不少
貶漢唐以來所不及爾

人之遭際有大奇者陸贄之在奉天李泌之在
靈武造滕閔說借箸畫策人主傾聽將相奉命
以齊之仲父蜀之武侯無以過也然泌歷肅代
二朝及三十年至德宗始相贄歷建元十餘年

始相何其遇主之早而得政之暮邪豈急則須
之緩則棄之邪抑揆路之登各有時也然泌之
為相功不加於白衣贄之為相遇反衰於內相
二公之得志正不在相與不相爾

陸贄奏疏論用人一節有云則天舉用之法傷
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窺太精而失士夫傷易
何以得人太精何以失士此不可不思也則天
法罔煩密上下重跡惟至進退人才反覺踈濶
一言合意立躋崇顯片辭迂旨即被種夷誅賞

言文淵金一
卷之八
之宜則過當矣而操縱由已詳畧有法其發也
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贊所謂得人以此
也然此惟英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以任法為
勝耳慎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唐時宰相權不甚專惟李林甫楊國忠獨攬大
政同列不得與聞其他首揆與諸相固等夷也
而大政大議相仗不發以至悞事者間亦有之
貞元中賈耽趙憬陸贄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
讓不言乃奏依至德故事宰相迭更秉筆旬日

而易此與李泌所論分任六曹事正相參事
之職無事不當問汝可分曹無日不在在安可
分日皆非也

盧杞秉政薦開藩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
衽無所可否一日上前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
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謂曰以足下端
慙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柰何發口欲言耶張
延賞與柳渾並相數有異同使所親謂渾曰相
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即重位可久渾曰為我

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未幾罷相可見
權相當事不欲同列可否自古已然彼時宰相
地望相等權勢亦均故播之靡委為人所笑而
渾之倔強不能自屈有如後世之相歸重元揆
同列諸公以拱默為體相習成風未見渾之不
為播也

德宗猜忌之主也即位之初崔祐甫為相務崇
寬大政聲藹然有貞觀之風及盧杞得政始
疑似之迹離間群臣勸上以嚴刑御下而

成矣人主誠有猜疑之性為大臣者能以寬和
矯之寧使主上之志有所不遂而病吾為迂必
不可開嚴刻之端以快上心而貽國之禍願其
轉移之機則有未易言者矣非第束縛馳驟之
謂也

董晉帥宣武陸長源為行軍司馬晉為人仁柔
多可而長源性剛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
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為長官鎮
重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

欲求成然亦厭怠不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闌不復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為軍士所殺鬻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亂矣

小人之言有切中事理者君子不能廢也順宗在東宮與講讀諸臣論及宮市欲為上極言之衆皆稱善王叔文獨曰太子職當嘗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泣而謝之叔文佞人也其言則

正論也以德宗猜忌之性太子危疑之迹而言及大政以逆上心嘻其危矣叔文之言乃事理所必至何衆人之不喻哉小人有識見處與君子不相遠惟其心出於私而機發於邪以文奸之詞為市寵之具故其與君子背馳矣

德宗之崩定策禁中請立太子者學士衛次公也順宗之疾定策上前請立太子者學士鄭絪也夫絪與次公在唐公卿中不甚著聞而兩朝大命皆出其口可謂有社稷功矣顧命建儲何

言史漫錄 卷之八
等大事但以内人中官與一二學士決策內殿
而將相大臣拱手受成不得與聞國步亦甚險
矣蓋自中葉以後學士當制日直禁中職親地
密而兩省宰臣不與帷幄之畫故及踈耳劉克
明矯立絳王則使學士路隋草制王守澄迎立
文宗則與學士韋處厚共議自此以後皆然唐
之學士即漢之錄尚書事而名位稍輕爾
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沮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
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即勸執誼請太

平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落口議
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
官相賣拂衣起出此時執誼附麗王侄王叔文
謀專大政視黃裳一老卿耳及二王既逐奄奄
惶沮而黃裳拜相借其氣勢猶得後貶回視當
時意氣何如小人也敗在須臾而揚揚自得以
為無患者大抵然也

韋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傾心附之既得相位
為掩其迹時時與為異同輒使人謝曰非敢負

乃欲曲成兄耳夫不恥結納小人以求進用
而又不中道異同以自潔雪此小人之罪人也嗟
夫世之為此態者不以久矣觀其厚頰可為齒
二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少
望山人李渤為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
輒附奏陳論此非體矣以為當仕不必辭疾
必高言隱不必論事身既隱矣言於何有渤之
處也若乃元龜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大
大新書上書陳言則

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例矣

李吉甫拜相感激流涕欲求進賢報國令舍人

裴均疏所知賢才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

盡當時翕然稱為得人此一時也何其虐心及

牛僧儒李宗閔等對策指陳時政吉甫惡其切

直請令均等覆策又以無所異同俱遭擯逐此

一時何其剛愎且均一裴均也方用其所疏以

褒進才賢而不能從其所策以優容忠謹旬月

之間意向頓殊權勢之溺人如此哉

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西北邊地兩河藩鎮共十五道並不申戶口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凡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大寶稅戶四分減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寶三分增一疆宇可謂蹙矣西北諸道率在陝西兩河藩鎮則今北直山西山東河南皆為化外朝廷以關中為室隔數千里賊境而取給於江南當時跋扈之臣有捧一杯土塞河淮之路則關中立稿矣百年而後亡者幸也

元和三年以上號覃恩中官奏遣使齎敕分詣各道裴垪李絳以為敕使煩擾請附急遞中以舊例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是柰何不改夫敕使煩擾誠所當裁然以詔旨附遞似亦失體然皆不足深論獨憲宗論舊例二語可破萬世拘牽之見官府每舉一事必稱舊例例之所有雖覺其不宜不得輒改例之所無雖知其

甚便不得輕開此法守之所循而事機之所以
滯也夫以文吏之守而裁以迂儒之見天下之
受其弊者多矣

白居易賢相也而不見大用以詞翰著名為可
惜也其為學士阻王鏐使相之命救僧孺直言
之逐論吐突承璀都統之權請罷可止之兵表
表正言天下大計一時侍從大臣無出其右第
以一事言之如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
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

斯美請敕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此舉有
闕國體非深識之士見不及此跋扈之臣不能
恪修侯度以奉國法動撫朝廷過失以相嘗試
若從其請彼將益輕縣官無所顧忌矣此雖小
節有折衝尊俎之功不可忽也

德宗受諸道之獻因李泌諫阻而諭令毋白宰
相憲宗受諸道之獻因李絳諫阻而諭令毋申
御史是皆卿相近臣而與藩鎮為密也彼藩鎮
諸臣半屬寇壘貢獻之受否乃朝廷輕重所關

所以嘗試之也乃背腹心之秘謀親偵探之詭計所謂利令智昏者邪

建中之亂有賈林者遊說兩河之間使其不應朱泚及元和討河北有譚忠者遊說燕魏之間以離承宗之黨此兩人皆說士而忠於為國非儀秦可比譚忠者燕人為劉濟使魏聞田季安欲出兵以抗王師已入折其謀而說季安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陰遣書求其一城奏報天子以為符信季安以為

然與趙陰計得其堂陽是雖不擊趙亦難明助趙矣使魏不助趙者忠也既歸幽州又以計激劉濟使討承宗曰燕趙為怨天下莫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也濟乃自將七萬人出擊承宗而河北諸道之師皆會於易定矣是使燕擊趙者忠也跡其指畫孽陳有戰國策士之法而一出於正為過之爾天之生材何代無之

讀史漫錄卷之八終

讀史漫錄

卷之八

三



